

十一

經行記

西游錄

元祕史

一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經行記地理攷證



唐杜環經行記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纂

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義和公主於此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蒲萄菴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鞞婦人不飾金粉以青黛塗眼而已

按此記原本久佚從通典註中錄出蓋唐人遺著足以參證地理雖一鱗片甲自可寶也杜君卿自跋云族子環隨鎮西節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攷新唐書石國傳天寶初高仙芝詐俘



中華民國四
年浙江圖書
館校刊

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詣國事者本出於此

康國米國詳隋唐二書攷證康國今薩馬爾罕米國今基大普但米在康南百里今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殊誤有神祠以下二句語意難解當有訛脫

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卽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僣耳布裹腰

師子國西域記作僧伽羅卽今錫蘭島新檀爲錫蘭轉音婆羅門乃印度上等種人之名非師子國名師子國雖附屬於南天竺今云卽南天竺亦未核

其王斬闕下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羅斯城敗仙芝軍環蓋爲敵所虜流離異國凡十餘年始附商舶航海而還耳怛羅斯城卽西使記塔刺寺以在塔拉斯水上得名今爲俄屬奧列阿塔城元史俄提刺耳亦卽是地從前談地學者以怛羅斯字音近鄂羅斯遂謂俄之立國實始於此且因其地與漢之烏孫相距不遠徑指俄羅斯爲烏孫部族似此鑿空臆說不值識者一笑而當世士夫尙奉其書爲地學標準不亦甚可怪哉拔汗那卽新唐書寧遠國然又別出沛捍石汗那分一國爲三而不知其複可爲史界笑談是國在喀什噶爾北大納林河地疏勒卽喀什噶爾實在拔汗那南且相去不及千里云東隔山去二千餘里均傳聞之誤

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拂菻卽東羅馬國自劉宋元徽四年西羅馬滅亡東羅馬獨存王城方八十里卽孔士但丁諾不爾城也西海指大西洋南海指地中海可薩突厥卽今俄屬之哥薩克其人亦突厥一種故曰可薩突厥女國卽唐書西女西域記言拂懽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拂菻國歲遣男子配焉按西人記載云此國在小亞西亞東北濱臨黑海處實拂菻東界作西南者誤

攷見大唐西域記

摩隣國似卽非洲西北摩洛哥部秋薩羅爲干絲

拂菻國在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
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
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
四面境土各數十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
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
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
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云
摩隣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
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餐鶻莽鶻莽卽波斯棗也瘴
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
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烝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

仍轉墮者莫知所在。敦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環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羅斯。石國人鎮。卽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麩酒。醋乳。

石國詳隋唐二書。卽今塔什干城。大宛在石國東南。故浩罕部地。其時石國兼有大宛。故曰二都。真珠河卽錫爾河。中國

新行言牙言
臘轉音今西班牙也

波斯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按波斯爲阿剌伯人所滅爲唐高宗永徽三年至天寶末計
一百有二年

石國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
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並
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大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
北千餘里有敦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突騎施南
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
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
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旁往往有水孔嵌空萬

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郭廓之內。里閭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爲。盧舍。有似中國寶釧。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麩。不異中華。其果有扁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匿。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羣。蒲孔反。一名葵蘆菱。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腕長。善

稱納林河碎葉國在特穆爾圖西濱當時爲西突厥別部所據。敦達嶺今阿克蘇北四百里。穆素爾達坂雪海卽在嶺巔。南流水會塔里木河入羅布泊。世傳羅布泊爲黃河上源。故云歸東海。北流水爲特克斯河。會伊犁河入巴爾喀什泊。當時尙未知北海所在。故以此泊爲北海。碎葉川卽吹河。熱海卽特穆爾圖泊。西海者裏海也。

大食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

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孔廟之內。用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

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臺、胡荽、葛藍、單達、茴香、英薤、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俗以五月爲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球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苫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苫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大食詳唐書。惟亞俱羅之名。他書未見。其國以大教師兼王職。稱爲哈里法。朱祿國。後漢書安息東界木鹿城也。朱祿其

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
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
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
人多瘡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
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云朱祿國在亞梅國西南
七百餘里胡姓朱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
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
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
分渠數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厚市鄽平正
木旣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銀
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棗暹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餐一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西遊系地理攷證

轉音今稱謀夫亞梅國指阿母河

元祕史作阿梅河

北康史何米等

小部其時皆依附大食故東道使駐朱祿以鎮懾之朱祿南大河今曰木爾阿布河朱祿在河下游故沙漠中獨成腴壤苦國亦見唐書在高加索山南今帖弗力斯埃利薩特等地大川東流卽庫拉河入亞俱羅者河之下流由大食境以入裏海也

元耶律楚材西游錄地理攷證

元人盛如梓刪畧

仁和丁謙益甫氏著

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者六七年有西游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畧於此

此盛如梓敘是本緣起楚材原錄必甚繁富故刪之僅存大畧取便檢閱但亦失之太簡惟據其所述原錄在元時人已罕見則反賴此刪本獲傳於今堪與邱氏西游記互相印證亦幸事也盛如梓字庶齋揚州人著老學叢談三卷

見錢大昕元史

藝文志

公戊寅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

耶律楚材字晉卿諡文正元史有傳言太祖定燕聞名召見

中華民國四
年浙江圖書
館校刊

浙江圖書館校刊

以參證行在所此時尚在克魯倫河北向日舊駐處祕史所稱薩阿里地是也元史改爲薩里河謬甚然注家指行在爲和林豈知太祖十五年始定都和林元史及許有壬興元閣記均有明文詎未之見耶

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冰凝雪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按元史太祖紀所載親征西域七年之事重複謬戾指不勝屈而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答刺城一條其誤實由此書明年二字試思十四年六月西域方殺使者而訛答刺城距蒙古六七千里兵縱神速萬不能於數月間伐而取之

西域史十五年秋薄訛脫刺圍攻半年餘方克稍明軍情地理

始承賞識此十年乙亥事次年帝北還又二年戊寅乃奉命

赴行在雲中金為西京即今大同府治由此出邊則所抵之

天山為歸化城北一帶之連山無疑金地理志言金壤地跨

慶桓撫昌淨五州出天山外是金人呼此一帶山為天山之

確證注家泛引新疆之天山豈非瞽說張文端出使日記出歸化城九里入祁連

山祁連譯言天即天山可知歸化城北一帶山脈國初時尚稱為天山今土人呼為翁衮山翁衮者神也大磧沙

漠人多溷視此明分為二攷一統志今驛道自歸化城踰昆

都侖嶺北行凡十五站皆蒙古各部所居迨又北至和尼奇

等五站方稱戈壁可知戈壁南北地雖醜瘠尚間有水草可

資游牧此即所謂大磧若戈壁中無水無草古名甌脫此即

所謂沙漠也耶律鑄雙溪醉隱詩注亦分磧鹵沙漠為二可

出軍始開其路。三太子爲太宗窩濶台。時從帝西征。先開此
路以利軍行。因時方盛夏。故卽在山南避暑。與諸書所言十
五年夏駐蹕也。兒的石河正合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
在金山南稍西。由此經塔爾巴哈台。以入伊犁。可免白骨甸
及迤南大沙漠之險。見西游記故帝征西域。往反皆由此道。卽邱
真人還時路也。金山西水。以額爾齊斯爲大。發源金山西北
流。由俄境入北海。西陲要畧謂此河東流。誤甚。

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所謂瀚海軍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
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卽唐之高昌。亦名西州。原作伊州。誤。高昌西

當作西南三四千里。有五端城。爲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

此言金山之南有別石把等城。並非行程所當經也。別石把。

者自知其謬蓋由此書原本元人已罕見明初史館所得亦
 僅盛氏刪本且視之過重謂文正手著當無稍舛遂採入本
 紀豈知原本記載想必詳悉如上文達行在所後決有問答
 委任之事其次年己卯凡西域因何殺使及帝欲親征因何
 改期西域史十四年己卯會師也兒
 的石河以馬乏芻秣緩師期又必明白書之後乃言
 明年大舉西伐事是所謂明年乃十五年庚辰非十四年己
 卯闕者不悟其中間多所刪節遽以明年二字接於戊寅之
 後謂即十四年事此大錯之所由鑄也觀自此以後書中不
 復見年月知此處之明年不過偶然遺存初不計上文之相
 接否也盛氏本非通品故語氣多不條貫不獨此節為然金
 山今阿爾泰山西游記中秋抵金山東北其山高大三太子

伊犁北山頂有池。卽賽里木泊。泊之南爲塔勒奇山峽。今尙稱爲果子溝。阿里馬城故址在綏定城北。阿里馬圖河上。西游記言至阿里馬城。宿西果園。與附郭皆林檎園合。

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朶。卽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蓋城。八普城。可傘城。芭欖城。苦蓋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盃。渴中之尤物也。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作花。夏盛而實。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

亦列河卽伊犁河。漢書甘延壽傳作伊列。與亦列音合。攷邱眞人由阿里馬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沒輦譯言河荅刺

西游記作驚思馬為唐時北庭都護府兼領瀚海軍舊址在

今新疆阜康縣東烏爾圖河地攷詳大典圖輪臺縣唐地志在廷

州西三百二十里今阜康所屬黑溝子和州今曰喀喇和卓

在土魯番廳東五端為和闐之異譯

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陰山山頂有池周圍七八

十里池南皆林檎樹陰翳鬱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

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

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過瀚海千餘里係指金山西南塔爾巴哈台境內之沙磧不

刺城西北地附錄作普刺耶律希亮傳作布拉西使記作孛

羅故址在博羅塔拉河濱此陰山乃天山西北行之一支在

附西游錄原文一則

索虜城在大河南城已圯唐碎葉鎮城故墟也渡河百里踰山丹嶺突厥時王庭也又西三百里塔刺斯數百里皆平原岡嶺迴護甚得形勢川北頭有鉅麗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時鑿渠道南山夾爲百牖以行水牖脊跨堅岸有唐節度參謀檢校刑部員外郎假緋魚袋大原王濟之碑西契丹盛時富庶甲他處兵後民逃城圯又西三百里大石山城

按文正原書久無傳本此一段爲李氏漢西域圖攷所引不知出於何處茲釋其地理如下碎葉城以碎葉川得名卽今伊犁河西南特穆爾圖泊西北大克賓河也鎮城遺墟當在此河下游與吹河交會處賈耽言碎葉水北有羯丹山十姓

速河卽塔刺思河。非伊犁河。自是李志常輩誤記。不足爲據。辨詳西游記。西遼都城虎司窩魯朶。在伊犁河西吹河南一日程。以有專攷。不復贅。塔刺思城。唐書作怛邏私。西使記作塔刺寺。以在塔拉斯河上。故名。今曰阿里阿塔。其實卽本紀之訛打刺。與幹脫羅兒城。苦蓋西北地。附錄作忽壇。西游記作霍闡。西使記作忽章。今曰霍占。在錫爾河南濱。八普西北地。附錄作巴補。在故浩罕境。那曼干城西。圖作帕普。可傘西北地。附錄作柯散。曷思麥里傳作可散。圖作濶堪。在瑪爾噶朗城東。芭欖城。他書罕見。今那曼干東南有巴雷克治城。當卽其地。此果中國人未見。邱真人言壬午春。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可參觀。

克業昂巴旦克旨甜
杏者巴旦杷欖
之特

也。況訛打刺居苦盞東北，並非西北，而相距亦不止五百里。訛打刺城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斯干。尋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土地肥饒，故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概。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麥，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爲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胸。

尋思干，西游記作邪迷思干，今日撒馬爾罕在苦盞西南二百餘里。曰訛打刺西，謬甚。文正往西域，始終居尋思干一城。西游載之甚明故知其風土較詳。屈胸卽元史輿服記質孫華言一色服也。

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盞訛打刺城皆隸焉。

西漢金匱記
可汗每立於此卽山丹嶺唐書突厥傳作烏鏃曷山西圖稱
阿拉烏嶺塔刺斯河名發源南山西北流數百里入於沙磧
小泊河中間爲東西大道要衝川北大城卽唐書所謂怛邏
斯城元史所謂訛提刺耳及訛打刺也太祖十五年西征首
圍此城攻六月餘始下遂夷其城故云民逃城圯大石山城
在又西三百里卽節本之別石闌今日塔什干

苦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附庸城數十此城渠酋常殺命
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寶西伐之舉由此也

訛打刺城築於塔拉斯河上故亦稱塔刺思城非別有所謂
訛打刺也此城本西域孔道因文正往時正圍攻未克及其
歸也城已毀壞故但聞二城之名隨手記之不知其實則一

富庶又盛於蒲華

蒲華西大河卽阿母河發源葱嶺西北流經班城蒲華玉里

犍各地而入裏海

此河至明始入鹹海

錄中未悉源流玉里犍卽元史

玉龍傑赤國語解作烏爾根齊在今基華國都城之北本貨勒自彌舊都後得尋思干始移都焉

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甄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麥二熟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

此大河亦卽阿母河惟又西二字無著如謂玉里犍西安得

蒲華卽今布哈爾。在尋思干西北。謀速魯蠻乃教名。非種落名。西游記作鋪速滿。蓋指天方教。其字當作木速兒蠻。木速兒義謂正教。蠻謂人類。阿刺伯語也。見洪侍郎元代教名攷。質言之。猶曰回教人。梭里檀。元史作算端。又作算灘。或作蘇坦。蘇但。西域補傳作蘇爾灘。爲回教中最高爵位。此梭里檀卽貨勒自彌王阿拉爾哀丁。自爲元兵所迫。走死裏海中小島。次子札刺而哀丁嗣位。爲人有膽畧而善戰。在哈斯那北境。與元將戰。勝之後。爲帝親軍所敗。走入印度。及帝班師。潛歸故國。據有波斯西境。至太宗三年。仍爲蒙古所滅。事詳西域補傳。元史但有札刺丁。而不知有阿拉爾哀丁。疏畧甚矣。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其西有玉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

民多羊馬以蜜爲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膊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義去印度又等。雖縈迂曲折。不爲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可弗義國。魏書作可弗太。唐書作可薩。又作曷薩。卽今之哈薩克。俄人稱爲哥薩克。此種人向居裏海鹹海北境。元史郭寶玉傳。辛巳。可弗義國算端汗破乃滿國。引兵據尋思干城。此可弗義算端。卽貨勒自彌王。太祖西征。實因彼殺使啟釁。以其部人皆哈薩克種。故自稱可弗義國。其地在尋思干西北九百餘里。玉里犍其都城也。文正駐西域數年。竟不知貨勒自彌。卽可弗義。且不曰尋思干西北。而曰印度西北。更以

有班城。甄城當是原錄。上文尙有他地名。如卡什鐵門之類。爲盛氏所刪。然班城甄城均在二地之南。作又西仍誤。班城本紀作班勒紇。西北地附錄作巴里黑。今日波爾克在阿母河南岸。甄城西游記作團八刺。八刺者城也。西人地圖作端城。譯者或誤作敦直。在班城南大山之間。此雖小寨。元兵圍攻。至半年餘始克。故以險固著聞。卽西域補傳所謂諾司雷脫柯寨也。黑色印度。以下文有大河注南海觀之。則指北印度。克什米爾國無疑。但五印度人俱黑色。何獨以目克什米爾。且五印度俱號佛國。此佛國不知專指何部。至於印度各地。無一不在班城甄城東南。作自此而西。尤爲方向反背。印度西北行。有可弗義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邱垤。不立城邑。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元秘史地理攷證

西游錄序記
可弗義晝長夜促硬派其卽唐之骨利幹并謂尋思于印度
可弗義之相距與中原道里等其言直同夢囈余見唐宋以
來地理筆記甚夥謬戾之多莫此書若元史本傳稱文正博
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亦可謂名實之不相符矣盛氏於此
錄多所刪節乃不將此段後半刪去致遺誦來今殊屬不幸
雖然盛氏之學識本不足以語此

按此錄近時已有註本刊行惟其語之是非不便毛舉恐隣
於訐故一概姑置之以俟閱者之論定宣統元年五月二十
二日益甫氏誌

元祕史地理攷證序

昔成吉思汗崛起於喀魯連河之北部。眾寡弱。艱險備嘗。始提一旅之師。翦滅鄰近諸部。既而長驅西驚。逾高加索。以迄俄羅斯。兵鋒所指。歐人無敢抗顏行者。今則東亞積弱。歐人逞其蠶食之心。日益東趨。喀魯連河之下游。乃爲鐵軌往來之孔道。撫今追昔。良深感喟。顧自古土疆之拓。莫過於元。而諸史之蕪雜。疏舛。亦惟元爲尤甚。國朝諸儒。講求史學。考訂地理者。頗不乏人。獨未有校定元史之善本。通行於世者。此由版圖式廓圖籍無徵。雖有通才。亦難措手也。近洪文卿侍郎搜獲西史。厥有元史譯文證補之作。好學之士。見所未見。莫不稱善。而中土舊有元祕史一書。紀創業事。特詳。徒以質而近俚。恆致束閣。

中華民國四

年浙江圖書

館校刊

親見西人和林故地圖詳確可信惜無由覓購一證先生之說
而先生之書一折衷於近譯之圖宜其精審軼倫也已余與先
生素未謀面仁和關來卿廣文以書見示轉達來意屬以一言
弁首學淺文蕪何敢自居於元晏惟是挂名簡端與有榮幸乃
不辭而爲之序抑又有說焉自古名臣能戡大難者大率自講
求輿地始讀先生書地勢兵謀見解獨絕斯實當今有用才也
又曷爲使之著書終老哉光緒辛丑冬慈谿楊敏曾譔

丁益甫先生鴻覽博聞輿地之學夙號專家爰取是書證以待
郎之譯本及近今新出之西圖書中要地先一一考得其在
次及旁近漸推漸遠於是山川脈絡之向背戰勝攻取之形勢
畢現於紙上讀之如聚米畫沙了無障礙其有功於後學爲何
如耶夫地勢曲折非圖不明中圖學之失傳由來已久遂讓西
人以獨步余昔讀漢書頗疑蔥嶺河源之有誤以爲羅布泊之
與巴顏喀喇相距千五百里之遙層巒間之何由而知爲重源
之復出事由懸揣不敢決也及觀西人之說則謂測得羅布泊
高於海面二千六百尺鄂凌淖爾高於海面一萬四千尺果爲
重源豈能上涌千餘丈之峻其疑始決友人自巴黎歸者爲言
親見西人和林故址圖詳確可信惜無由覓購一證先生之說

而先生之書一折衷於近譯之圖宜其精密較倫也已余與先生
生素未謀面仁和關來劉廣文以書見示轉達來意屬以一言
弁首學淺文蕪何敢自居於元晏惟是挂名簡端與有榮幸乃
不察而爲之序初又有說焉自古名臣能成大難者大率自講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一

忙豁倫紐察
腕察安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的狼與一箇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幹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箇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源流

作必塔
赤罕

按蒙古先世載於西域史為詳語亦較為可信此條狼鹿生人與北史突厥傳一男配母狼生十子一名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云云大致相類此等語流傳已久故蒙古人亦增損其詞引為發祥佳話而不知其醜足見蒙古人質厚又可見作祕史人實與太祖同時其書亦未為後人改竄至世祖

Blank columns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text.

布爾罕山中國所稱必兒喀嶺也水道提綱必兒喀嶺為肯

特山東南榦山西圖布爾罕喀勒都那山東分一支起頂雖

未註名核其位置即必兒喀嶺必兒喀鄂圖作巴爾哈要皆

布爾罕不兒罕之轉音山既起頂佔地甚廣其西北正北為

敖嫩河源提綱言敖嫩河發源後又西南過肯忒山頂之南此肯忒山頂即必兒喀嶺鄂刻圖繪巴爾哈嶺於

克魯倫河東南誤也西南為克魯倫河源正東為滕格里克河源下游即巴

爾哈河巴爾哈亦即必兒喀轉音東南為濟爾曼朗圖河源即齊母爾哈河中圖太

偏東南形勢全失當以西圖為準布爾罕蒙古語佛也有尊

大之意即提綱所謂大肯忒山本應作布爾罕合勒敦山單

言不兒罕省文蓋必兒喀仍布爾罕轉音總一大肯特山也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塔馬察生的子名豁理察兒篋兒

入中國尊禮儒生大開風氣蒙人讀書能文者多卽不肯爲此等語矣

按騰吉斯水與下統格黎河卷三統格理小河又統格里克河音雖微異爲河則同元史語解改騰格里河騰格里譯言天猶云天河此河發源不兒罕山正東面下游卽巴爾哈河一統志車臣汗右翼中左旗台吉駐滕格里克卽此河旁地觀祕史凡敘此河必連及不兒罕山則河在不兒罕山下顯然可見施氏攷惟卷三統格里克河條不誤餘或指爲滕紀斯海或指爲通克拉河均非是

又卷七有統格黎小河難河別是一地攷見後

元史語解作鄂諾河鄂刻圖作敖嫩河卽黑龍江之上源不兒罕山卷三作不而罕卷十作不峒罕皆同一山卽西圖之

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名字的河邊即騰吉思水有一叢百姓

順水行將來

都蛙鎖豁兒說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箇黑車子前頭有一箇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與弟朶奔篋兒干做妻就教朶奔篋兒干去看了

朶奔篋兒干到那一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闌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

那叢百姓是豁里刺兒台篋兒干一家當初潤勒巴兒忽真地面的主人名巴兒忽歹篋兒干有一箇女兒名巴兒忽真豁阿

嫁與豁理禿馬敦部落的官人名豁里刺兒台篋兒干為妻在

阿里黑兀孫地面生了這阿闌豁阿名字的女兒

于豁里察兒篋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羅温阿兀站孛羅温
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也客
你敦生的子名搆鎖赤搆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篋兒干孛兒只吉歹篋兒干的

妻名忙豁勒真豁阿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真伯顏脫羅豁勒

真的妻名孛羅黑臣豁阿他有一箇家奴後生名孛羅勒歹速

牙勒必又有兩箇好鬪馬一箇蒼驛兒馬一箇孛羅馬脫羅豁勒

勒真生二子一箇名都蛙鎖豁兒一箇名朶奔篋兒干

都蛙鎖豁兒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圖窪探路兵也

見黑龍江外紀鎖合兒華言一目也見明王瓊北虜事蹟都蛙鎖豁兒得名以此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朶奔篋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都蛙鎖

兩部合居故牽連言之此部與巴爾忽真係屬近鄰故聯婚

姻施攷謂卽今內蒙古土默特部是以元後所封之部上證

元初事謬矣土默特乃喀喇沁所分喀喇沁則佐阿里黑兀

孫地面卽今俄屬阿連夏河旁地見西阿連夏與阿里黑對

音兀孫卽烏遜金史語解水也地在巴爾古精東約二百餘

里

豁里刺兒台篋兒干起來的緣故爲豁里禿馬敦地面貂鼠青

鼠野物被自火裏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煩惱了聽得不兒罕

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的主人名晒赤伯顏因

此就做了豁里刺兒姓朶奔篋兒干取了阿闌豁阿爲妻的緣

故是這般阿闌豁阿朶奔篋兒干取了爲妻的後頭生二子一

巴爾忽真西圖作巴爾古精在俄屬拜喀爾湖東巴爾古精

河上冠以濶勒者蒙古語河曰果勒濶勒即果勒轉音蓋即

巴爾古精河也曰濶勒巴爾忽真蒙文多倒裝句曰地面河

旁地也此地與禿馬敦部相鄰故可結為婚姻此與卷三巴

爾忽真地面卷六巴爾忽真脫窟木地面皆同地豁里禿馬

敦地面卷十二作豁里禿馬惕種即親征錄之吐麻部何氏

秋濤謂在俄羅斯東境白哈爾湖左右是也攷西域史拜嘎

勒湖東有四族曰呼里曰不里牙特按松筠氏綏服紀略俄屬布哩雅特人與邊內

喀爾喀相似其游牧在恰克圖北又俄國政俗攷布略人亦蒙古之一種散居拜開耳湖四圍布哩雅特布略即此不里

牙特曰廓拉失曰禿馬特總名曰巴爾忽特見西域補傳註中禿馬敦

即禿馬特亦即禿馬惕豁里即呼里曰豁里禿馬敦者當是

兀良哈今作烏梁海種人名蓋以打牲爲業者此種人居地

甚廣有居阿爾泰者有居唐努山者有居黑龍江境者見明史

有居雅克薩者見康熙上諭惟此條烏梁海則居拜喀爾湖東卽

上所言豁里禿馬敦等部是也

朶奔篋兒干將得的鹿肉馱著回去路間遇著一箇窮乏的人引著一箇兒子行來

朶奔篋兒干問他你是甚麼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

歹人氏我而今窮乏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朶奔篋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

裏做使喚的了

朶奔篋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闌豁阿又生了三箇孩兒

元... 卷一
箇名不古訥台一箇名別勒古訥台

朶奔篋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_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箇孩兒將叔叔朶奔篋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朶兒邊姓

在後一日朶奔篋兒干往脫豁察_黑温都兒名字的山上捕獸去於樹林內遇著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裏將殺了一箇三歲鹿的肋肩肚臟燒著

脫豁察_黑温都兒山今敖嫩河南有託索克卡倫託索克與

脫豁察_黑音合温都爾山譯言高山

朶奔篋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這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朶奔篋兒干

摩拏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
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
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

阿闍谿阿就教訓著說。您五箇兒子都是我一箇肚皮裏生的。
如恰纔五隻箭箚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
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箚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住。
間他母親阿闍谿阿歿了。

母親阿闍谿阿歿了之後。兄弟五箇的家私。別勒古訥台。不古
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勒只四箇分了。見孛端察兒愚弱。
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與。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說道。我這裏住甚

一箇名不忽合塔吉。一箇名不合禿撒勒。只一箇名李端察兒。

朶奔篋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箇兒子背處。

共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箇兒子。家內

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間他母

親知覺了。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闌豁阿煮著臘羊。將五箇兒子喚來根前

列坐著。每人與一隻箭。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

斡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著都折不折。

因那般。他母親阿闌豁阿說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箇兒

子疑惑我這三箇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箇雛黃鷹。拏住箇野雞。他生計量。拔了幾根馬尾。做箇套兒。將黃鷹拏著養了。

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狠食殘的拾著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間。鵝鴨都來了。孛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了飛放。拏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掛在各枯樹上都臭了。

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來。孛端察兒每日間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孌喫。晚間回去草庵子裏宿。

都亦連山。乃庫里彥山之對音。山在車臣汗右翼中左旗西

南界。其東北卽滕格里克河。卽本旗住處。此叢百姓。本住此山背

元本紀作
八里屯語
解改巴爾圖
言有虎也
合勒墩語音相合
阿刺滿洲語平矮山
然卷三
合勒墩山冠以不而罕者
以合勒墩山亦不而罕山之一支
也
觀此則此條巴勒諄阿刺必在必兒喀嶺東面無疑
據西
山之下即統格里克河
故孛端察兒住在此山
每日可至河
邊
百姓處飲馬爛子而鵝鴨翎毛亦可隨風吹至
若施攷以
巴勒諄山為喀里雅喇山
統格里克河為通克拉河
則相去
二百餘里
何能每日必至
即翎毛亦豈能吹到乎
結箇草庵住了

麼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箇青白色斷梁

瘡禿尾子的馬順著幹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刺名字的地面裏

結箇草庵住了

巴勒諄阿刺即卷三之不而罕合勒墩山巴勒諄

元本紀作八里屯語

合勒墩山冠以不而罕者以合勒墩山亦不而罕山之一支

也觀此則此條巴勒諄阿刺必在必兒喀嶺東面無疑

據西

山之下即統格里克河故孛端察兒住在此山每日可至河

邊百姓處飲馬爛子而鵝鴨翎毛亦可隨風吹至若施攷以

巴勒諄山為喀里雅喇山統格里克河為通克拉河則相去

二百餘里何能每日必至即翎毛亦豈能吹到乎

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

略住間。望見一箇人來到呵。果然是李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李端察兒點著馬。隨他哥哥行間。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李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你兩三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說呵。意思裏如何。

李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那一叢百姓。無箇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著。卻來擄他。到家裏。兄弟每商量了。教李端察兒做頭哨。

後當在土拉河源一帶今移滕格里克河濱故順河而行與孛端察兒

相遇也按此統格黎河元本紀作統急里忽魯祕史蒙文作統格黎克豁魯罕譯言小河也則統格黎河

即今滕格里克河毫無疑義

那百姓問孛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孛端察兒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著幹難河去尋他中行到統

格黎河邊遇著那叢百姓問道有一箇那般人騎著那般馬有

來麼道

那百姓說有箇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

箇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俺行喫馬孀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

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

那婦人孛端察兒根前再生一箇兒子名巴阿里歹後來做了

巴阿鄰人氏的祖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忽勒孛濶赤都

忽勒孛濶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篋年巴阿鄰姓

氏勒別古訥台做了別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訥兀

惕勒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不忽秃撒勒只做了撒

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勒

孛端察兒又自取了箇妻生了箇兒子名把林失亦刺秃合必

赤按把林失亦刺秃合必赤本紀作八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

的婦人孛端察兒做了妾生了箇兒子名沼兀列歹孛端察兒

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

元必已文登

李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箇懷孕的婦人拏住問他你是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良合真的人氏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箇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有茶飯使喚的都有了

那懷孕的婦人李端察兒將做了他妻生了一箇兒子名字喚

作札活只刺歹後來札荅刺的人氏他便是他祖那札只刺歹的

兒子名土古兀歹活土古兀歹的兒子名不里不勒赤魯不里不活

勒赤魯的兒子名合刺合荅安活合刺合荅安的兒子名札木合活

就做了札荅闌姓氏

札木合卽下文與帝做按荅後又相殺之人蓋成吉思九世

祖派下人

這四箇名就做了姓氏合闡歹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就

做了不荅安楊姓氏合赤温的兒子名阿荅兒歹兄弟中間好

閒謀就做了阿荅兒斤姓氏納臣把阿秃兒按把阿秃兒語解

稱巴圖魯生二子一名兀魯兀歹一名忙忽台就做了兀魯兀楊忙

忽楊二姓氏納臣把阿秃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

兀歹一名朶豁刺歹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黑申按伯升豁兒多黑申元史

作拜星呼爾成一名察刺孩領忽一名鈔真斡兒帖該伯升豁

兒多黑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按屯必乃元史作敦必乃

語解作色辰聰明也西域史察刺孩領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

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楊姓氏察刺孩

孛端察兒歿了後把林失亦刺禿合必赤將沼兀列歹不做兒

弟相待說道在家常川有河當合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

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後來做了沼兀列亦楊姓氏

合必赤的子名篋年土敦按篋年土敦本紀作咩撻篤敦西域史作土敦邁寧篋年土敦

生子七人一名合赤曲魯克一名合臣中一名合赤兀中一名合出

刺一名合赤温中一名合闌歹中一名納臣把阿禿兒

合赤曲魯的子名海都按海都為成吉思六世祖海都的母名那莫侖合臣

的子名那牙吉歹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

那牙勒姓氏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刺台因他生的身子大喫茶

飯猛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刺思姓氏合出刺的子也喫茶飯猛

喚做大巴魯刺小巴魯刺額兒點圖巴魯刺脫朶顏巴魯刺將

出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一名捏坤太子一

名也速該把阿禿兒一名荅里台斡赤斤忽禿黑禿蒙古兒生

一子名不里孛濶于斡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別勒古台

的肩甲砍破的便是這不里孛濶

忽圖刺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壇忽

闌把阿禿兒的子也客扯連有兩箇奴婢一名把歹一名乞失

黎黑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荅刺兒罕官人惟合荅安脫朶

延兩箇無子嗣

眾達達百姓合不勒皇帝管著來合不勒皇帝雖有七箇孩兒

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

領忽收嫂為妻又生一子名別速台就做了別速楊姓氏鈔真

斡兒帖該生子六人世名斡羅納兒一名晃豁壇一名阿魯刺

楊一名雪你楊一名合卜中秃兒合忽一名格泥格思就做了這

六等姓氏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合不勒合罕按合不勒合罕元史作

勒罕西域史作哈不勒汗言蒙古是時方有汗葛不律寒語解改噶布

號祕史云合罕猶云可汗也成吉思三世祖 一名擣薛赤列

擣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秃兒合不勒生七子一名斡勤

巴兒合黑一名把兒壇把阿秃兒一名忽秃黑秃即呼圖克圖

語再來蒙古兒一名忽圖刺合罕一名忽闌一名合荅安一名

脫朶延斡楊赤斤斡勤巴兒合黑的子名忽秃黑秃主兒乞忽

秃黑秃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按薛扯別乞卷一名台四作撒察別乞

當時塔塔兒部地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斡難河放鷹見篋兒乞氏
的人名也客赤列都於斡勒忽訥氏行娶的妻引將來也速該
把阿禿兒望見那婦人生得有顏色隨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
捏坤太子弟荅里台斡惕赤斤來了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即便打著馬走過了
一箇嶺轉過了一箇山背來到他妻車子根前其妻說那三
箇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冇性命
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喚做我的
名字者說了就脫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
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來了即便打著馬

捕魚兒海子濶連海子兩箇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温那邊
 住的塔塔兒一種人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
 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刺合赤名字的
 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箇兒子中間的忽圖
 刺根前并我的十箇兒子內的合荅安太子按遼史百官志大
有太師太子根前說我是眾百姓的主人為親送女兒上頭被
即太師之訛人拏了今後以我為戒你每將五箇指甲磨盡便壞了十箇指
 頭也與我每報讎

捕魚兒海子一作布雨爾池即今貝爾湖濶連海子金幼攷
 北征錄作濶灤海子即今呼倫湖兩湖中間兀兒失温河即
 今烏爾順河蓋自貝爾湖至呼倫湖北沿烏爾順河兩岸皆

當時塔塔兒部地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幹難河放鷹見篋兒乞氏
 的人名也客赤列都於幹難河行娶的妻引將來也速該

上頭眾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於豁兒豁納川地面聚會著將
忽圖刺立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眾達達百姓喜歡繞
這樹跳躍將地踐踏成深溝了

豁兒豁納川地面與卷九豁兒豁納主不兒是同一地若卷

三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則名同而地不同

詳卷三註

此豁兒豁納

川西圖作呼爾呼河中圖無即齊母爾哈河之南源

按水南有山即

提綱活拉灰圖山活拉灰即呼爾呼轉音

施攷皆指活爾活河非是蓋活爾活河

在貝爾湖東南是時俺巴孩方為呼倫貝爾兩湖中間所住

塔塔兒部擒以獻金則蒙古議立新君豈能越兩湖而東至

活兒活河相聚會乎呼爾呼河與蒙古世居之敖嫩河源相

近字音境地情形均為脗合卷九乃追述此事故知同地若

逆著幹難河走了。按篋兒乞居西北此人蓋從塔塔兒部娶婦回家至此被奪故逆幹難河走著一逆字地

望情形了然如繪行文明確如此

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箇山

岡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裹將去也速該牽著車子捏坤太

子引路苔里台傍著車轅行那婦人名訶額侖。按訶額侖幹羅

人也幹羅那即哭著說我的丈夫頭髮不曾被風吹肚腹不曾

忍餓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艱難哭的聲將幹難河的水并川裏

林木都振動了苔里台幹勒赤斤對那婦人說你丈夫嶺過得

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跡尋呵也不得見

了你住聲休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阿禿兒做了妻

因俺巴孩合罕被孛時將合苔安忽圖刺兩箇的名字提說來

答克洪註謂俄羅斯人訪查其地在幹難河右岸今地名猶

如故在曷克阿拉耳河洲之上十四華里按迭里温卽今集

爾渾河迭里温集爾渾均德爾本轉音蒙古語四爲德爾本以此河合四水而成故曰集爾渾河鄂刻圖

集爾渾河將入巴爾集河處有布庫庫穆河自北南流來會

而布庫庫穆河東立有舊界牌名伊克哈柳穆魯俄人所云

曷克阿拉耳河洲者卽伊克阿柳穆魯地也布庫庫穆乃集

爾渾之支河孛拉荅黑在此河旁邊孛拉荅爲高阜之義故

史錄以爲盤陀言孛勒荅黑冠以迭里温者言其地有四高

阜也

訶額倫生了四箇兒子一名帖木眞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温

一名帖木格一箇女兒名帖木倫帖木眞九歲時合撒兒七歲

卷三豁兒豁納黑主不兒乃札木合部眾游牧之地則確是
兩湖東南之活爾活河無疑知札木合部在活爾活河愈知
蒙古人議立新君處別為一地矣

忽圖刺做了皇帝同合答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讎行了與潤
端巴刺合札里不花兩人廝殺十三次不曾報得讎

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真兀格豁里不

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倫正懷孕於斡難

河邊迭里温亭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太祖生時右手握著髀

石般一塊血生了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

迭里温亭勒答黑山卷三作迭里温亭勒答合卷十作迭里

温亭勒答元史親征錄作跌里温盤陀西域史作迭温布兒

特薛禪傳初鴻吉刺氏族居昔烈兒温都兒斤迭烈木兒也

望古納河之地昔烈兒温都兒斤即今郭羅依温都兒山迭

烈木兒即今霍勒博山也里古納河即今額爾古訥河據新測黑

龍江圖又札拉台綽和爾傳亦言鴻吉哩部居堅河之濱堅河

即根河今河北尚有故城知宏吉刺部在呼倫湖東北根河

南北一帶則兩山亦必在呼倫湖東北額爾古訥河東岸無

可疑者惟兩山在呼倫湖東北故太祖兩次相尋皆順克魯

倫河行查水道提綱哈拉爾河北有達哈得兒山今圖作達漢德爾山

即扯克撒兒之對音新黑龍江圖達漢德爾山西北相接有

室韋格特山西圖作石威公特嶺室韋格石威公均與赤忽古語音相

協兒字特字皆助音可隨意增損者也此二山既確在宏吉

合赤温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侖女子正在搖車內有來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幹勒忽訥氏處

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的兩山間

遇著翁吉刺氏人德薛禪按德薛禪元史作特薛禪語解改託音色辰蓋託音其名色辰聰明之解

乃其稱號祕史僅一德字語音不全

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兩山下文或作扯克扯兒扯克撒兒撒

克撒兒赤忽兒忽皆同地張氏游牧記謂一指拖諾山一指

拖諾哈山謬也按太祖先世皆居敖嫩河源其地距克魯倫

河曲不過三百餘里太祖徙居桑沽兒河相去尤近且在轄

境之中何待尋覓始得不知此兩山在塔塔兒部北界過此

再往北行乃至宏吉刺部地德薛禪宏吉刺部人也攷元史

乞顏人的吉兆
俺翁吉刺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箇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大帖木真一歲名孛兒帖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德薛禪說豈多遍索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婿兩家相從了也速該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著就留下他一箇從馬做定禮去了

刺部境且爲東方諸部總要之路故日後與札木合戰先使人至此兩山間哨望敵情耳

又按斡勒忽訥氏乃塔塔兒部中一族帝母阿額侖卽此族人此族本居扯克撒兒山間故也速該攜帝至此求親迨無意中遇德薛禪始更往北行而至宏吉刺部也

德薛禪問說也速該親家你往那裏去也速該說我往這兒子母舅斡_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說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我昨夜夢見一箇白海青兩手擎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說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擎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

從翁吉刺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二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蒙力

克

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真好生心疼

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
那年春間俺巴孩皇帝的兩箇夫人斡兒伯莎合台祭祀祖宗
時訶額侖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曾與訶額侖對說也速
該死了我的兒子將來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的胙肉分子爲
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斡兒伯莎合台那兩箇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著茶飯呵
便喫俺巴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侖這般說
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第二日起行

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的地面遇著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
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
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讎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
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也速該說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刺合老人的子蒙

力

克蒙力克元史伯八兒
傳作明里也赤哥

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

真去做女婿回時被塔塔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不好你
兄弟每行嫂嫂行照顧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真快與我取來
說罷死了

果子擷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侖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爲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鉤兒於幹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真合撒兒克帖兒別勒古台四兄弟同坐釣魚時。

帖木真釣得一箇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

箇奪要了。帖木真合撒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箇

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了。他母親說您兄弟每如何

那般做。譬論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咱每受

秦亦赤兀兒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闌娘娘的

時塔兒忽吉乞鄰禿黑脫朶延吉兒帖等果然將他母子每撇

下了當有察刺合名字老人勸時脫朶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

了明石碎了按明石當是堅石之誤卷五者別言深水可橫斷

速該死無可倚恃之人也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刺合老人脊背上刺了一

槍

察刺合老人被傷在家裏臥時帖木真來看他老人說你父親

收的并俺眾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他傷了帖

木真哭將出去訶額侖親自上馬教人拏了英槍領著人去將

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隨著泰亦赤

兀去了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侖好生能事抬著

果子撒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侖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為奉養他

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恁每如嬰胞衣的狗般又如衝

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
蛇般又如影兒上衝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
齧自羔兒後跟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
動兒子將兒子喫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
貳孳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尾
子外無鞭子秦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離恁生般報得
思想間恁恁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語引證著
將他兒子每怪了

那般住間秦亦赤兀惕乞鄰勒禿黑說道原撇下帖木真母子

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
領著伴當來看帖木真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勒古台

五箇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裏帖木真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前射

得箇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箇魚又被他奪了似這般呵

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著出去那時別克帖兒

在小山上放馬坐著帖木真自後隱著合撒兒自前隱著將箭

抽著要射他時被別克帖兒見了說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

得讎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

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盤腳坐著等他的箭帖木

真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別克帖兒射死了帖木真合撒兒回到

家裏他母親訶額命見他兩箇孩兒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

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

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的海青般又如燕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

帖木真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韉的鞍子脫落
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鞍子脫落
呵猶可扳帶扣著鞍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麼復
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
塞著帖木真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麼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
其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
將塞住口子石邊的木用削箭刀子割開牽著馬下山來被泰
亦赤兀惕守的人拏將去了

塔兒忽台乞鄰

勒

秃

黑按西域史泰亦赤兀族有塔兒忽台哈
拉兒秃克為阿達爾罕之子原註哈拉

兒秃克乃妬忌貪吝之解蓋
塔兒忽台之外號非兩人也

將帖木真拏去於他百姓內傳了

號令教每營裏住一宿徇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

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割做寨子。又將合赤温帖木格帖木侖
 三箇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秦亦赤兀惕每相射鬪。秦
 亦赤兀惕大聲叫著說。只將你哥哥帖木真來。其餘的人我不
 要。因此帖木真害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秦亦赤兀惕看見
 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鑽入密林裏去了。
 秦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著。

帖兒古捏山。按太祖為秦亦赤兀人所追避。入此山密林。則
 此山必去所居。敖嫩河源不遠。蓋必兒喀嶺北面之小山。惟
 名無可攷。闕疑以俟。知者施攷謂特勒爾濟山。不獨譯音未
 符。且在克魯倫河源之西。相距頗遠。斷非敵人緊追時所能
 到。

此可知然其地當在今俄國界內矣太祖脫歸移居桑沽爾
河源恐秦亦赤兀復至也

秦亦赤兀

惕

每再回排尋其說時鎖兒罕失刺再說你每白日

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會

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的人那裏去這

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刺再經過對帖木真說我每只

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

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訖過去了

他每散了後帖木真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裏輪流著教看守

我時鎖兒罕失刺家裏宿呵他的沈白赤老温名字的兩箇兒

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刺

楊每於幹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一箇年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真。帖木真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幹難河邊林內臥著。恐怕人見。又入幹難河水的溜道裏。仰臥著。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那箇失了人的人大聲叫著說。拏住的人脫走了。麼道叫時。散了的秦亦赤兀。楊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幹難河邊樹林裏挨排著尋帖木真。在溜道裏臥著。速。勒都孫姓氏鎖兒罕。失刺名字的人經過尋時。正見著。說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秦亦赤兀。楊兄弟每。妬害你。你謹慎。只那般臥著。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按秦亦赤兀部人自撤下太祖徙牧後仍旁敖嫩河而居觀

此可知然其地當在今俄國界內矣太祖順歸移居桑沽爾

河源恐秦亦赤兀復至也

秦亦赤兀每再回排尋其說時鎖兒罕失刺再說你每白日

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刺家房裏車裏牀下都搜
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毛掀出。掀到車
後時。鎖兒罕失刺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裏若有人。如何當的。
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

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刺對帖木眞說。你險些將我斷送得。
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箇無鞍子甘草。
黃白口不生駒的騾馬。再煮熟了一箇喫兩母乳得肥羔兒皮。
桶裏盛著。與了馬嬾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曾與他火鏢。
這般打發教去了。

帖木眞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著幹難河踏將去了。
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通著幹難河。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
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

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
救了我。所以順著幹難河尋鎖兒罕失刺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嬾子。自夜到明聽著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
嬾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刺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

弟去。你如何又來。他的沈白赤老溫兩箇兒子說。雀兒被龍多

兒

龍多兒蒙
古語鷹也

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他性命。草尙能如此。

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所以將帖木真枷開
著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答安名字
的妹子看著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第三日。泰亦赤兀

惕

兄弟每說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將俺

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刺家房裏車裏牀下都搜

著那八箇馬的掃道囊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箇爽利後生。擠馬乳。問他：「你曾見慘白驢馬入疋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入疋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將帖木真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箇黑脊白馬騎了。他也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著草蓋了。對帖木真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顏。止有我一箇兒子。我的名喚做孛斡兒出。元史作博爾朮。朮爲開國四傑之一。說了後。踏著蹤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箇百姓圈子。行見他那八箇馬在圈子外立著。帖木真說：「伴當。你這裏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孛斡兒出說：「我旣與做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著馬入。」

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著了

乞沐兒合河即今齊母爾哈河別帖兒山蓋齊母爾哈河旁

小山名無放豁兒出恢山施放即活拉灰圖山地望頗合

帖木真那裏相遇著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

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河邊有合刺只魯格名字的小山有箇

青海子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野鼠喫著過活了一日帖

木真的慘白驢馬八疋在家被賊劫將去了又有一箇甘草黃

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晚馱著土撥鼠回

來帖木真說我的馬被人劫去了收蒙古源流劫馬者為泰亦赤兀部岱青郭特之人又元

閻復廣平王碑謂盜說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說你不

能我趕去帖木真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甘草黃馬踏

正在不而罕山前桑沽兒河東與青海子近稱南地名撒阿

里即帝牧人所居處明金幼孜北征後錄言撒里怯兒即撒阿

為元太祖發迹之所蓋以地相接而通稱也施氏攷以古連

勒古為巴顏烏蘭地位不符矣哈喇只魯格小山當在喀喇

諾爾旁既曰小山自難詳攷謹闕疑桑沽兒河語解作僧庫爾譯言菲河多菲故名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真對孛斡兒出說

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兒出

說我見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

我父親只我一箇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

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說了

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為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著淚哭忽然

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

去將馬趕出來了。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箇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根前。孛斡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廝射。帖木真說。爲我的上頭。恐傷著你。我與他廝射。便回去。與他廝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真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著落後了。

帝做營盤。青海子在古連勒古山間。則欲放古連勒古。必先

知青海子之所在。按青海子卽喀喇諾爾。蒙古語黑爲喀喇。泊爲諾爾。青色似黑。故古稱青海子。今稱喀喇諾爾。游牧記。車臣汗右翼中左旗東界有庫里葉山。與古連勒音合。此山正在不而罕山前。桑沽兒河東。與青海子近。稍南地名撒阿。

生愁著絕望了來今日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木兒與帖木
眞做了妻德薛禪與他妻搠壇同送帖木眞夫妻回去了到客
魯漣河兀刺黑勒的邊隅德薛禪回家來了搠壇直送他女
兒到帖木眞家裏

客魯漣河卽今克魯倫河兀刺黑勒爲庫爾黑德克集赫
之對音地在車臣汗中左旗境克魯倫河南濱北岸卽庫魯
謨泊德薛禪送女至此計程已過半故自回家去也

搠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眞家回去了後帖木眞欲要孛兒出
做伴使別勒古台喚去孛兒出見了別勒古台又不對他父
說騎著箇拱脊黃馬馱著箇青色襖子與別勒古台一同來了
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曾相離

兒出說。我不知為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箇喫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嬾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真做行糧。納忽伯顏說你兩箇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真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倫并合撒兒兄弟每正愁間。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

初帖木真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真。李註蒙古稱主日額真此

兀真即額真轉音猶言主婦也相離了來。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著客魯漣河

尋去。到扯克。徹兒赤忽兒忽山兩間尋著德薛禪家德薛禪見

了帖木真好生大歡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兄弟每嫉妒你。我好

不兒吉地岸者蓋巴爾哈河發源處與克魯倫河發源處僅
隔必爾喀嶺東西相對故云客列亦惕種本紀親征錄均作
克列部西域史作客刺亦部惕乃助音猶華語的字西語特
字凡祕史旁註字皆助音餘可類推土兀刺河卷三作土刺
河卷十三作秃刺河卽唐書之獨樂河鄂刻圖作圖拉河王
罕住此河邊黑林子卽康熙間破厄魯特昭莫多地昭莫多
譯言大樹林

自桑沽兒河邊起了。到客魯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岸根前。做下營盤住了。搨壇的女孛兒帖兀真行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一箇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真說在前俺的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刺河邊黑林子裏住著。我將這襖子與他。於是帖木真兄弟三箇將著那襖子送往。見了王罕帖木真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著說了。

不兒吉地岸。施攷卽巴爾哈河岸地是也。曰客魯漣河源頭。

不兒吉地岸者蓋巴爾哈河發源處與克魯倫河發源處均作
隔必爾客嶺東西相對故云客列亦惕種本紀親征錄均作
克列部西域史作客刺亦部惕乃助音猶華語的字西語特
字凡西域史旁註字皆助音餘可類推土兀刺河卷二作土刺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三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帖木真自那裏回著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自不兒罕山前。背著打鐵的風匣。引著者勒篋名字的兒子來。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温亭勒。荅合地面生時。我與了你一箇貂鼠裏兒。祇有來者勒。篋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鞴鞍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住間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侖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顛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曾擾害咱。每怕了的。秦亦赤兀惕兄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

眞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後房

子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眞家裏有無這般說了

騰格理小河此河與卷一之騰吉斯水及統格里河同是一地前旣言之矣惟此河中圖所無以祕史所載覈之西圖蓋卽博兒哈河之南源水道提綱言巴勒喀河合二水自西南必兒喀嶺東北流來會查所合二水北支短南支長北支乃必兒喀嶺東北支阜間流出南支直從必兒喀嶺向東正面流出故由不兒吉地岸往不兒罕山必逆此水而行觀西圖所繪形勢了然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著駕車的花牛欲

要疾快行將車軸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間那軍每隨卽將著勒古台的母擄在馬上疊騎著到來了說道這車

訶額侖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侖隨即起來了帖木真兄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侖帖木真合撒兒合赤溫帖木哥幹惕赤斤別勒古台李幹兒出者勒篋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侖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真準備一箇從馬李兒帖夫人無馬騎了

帖木真弟兄每隨即上馬到不見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李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著箇花牛駕著車子逆著騰格理小河行了行間天氣昏暗將明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真家於大家裏翦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真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後房

子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真家裏有無這般說了

騰格理小河此河與卷一之騰吉斯水及統格里河同是一地前所言之矣此河中圖所無以祕史所載覈之西圖蓋

山回家去了。

帖木眞未知篋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著使別勒古台孛斡兒

出者勒篋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篋兒乞遠了帖木眞纔

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狼般能聽銀鼠

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

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

將繫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奶子

酒奠了。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眞合撒兒別勒古台三箇前往土刺河的

黑林行脫斡鄰勒王罕處去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篋兒乞惕每

將我妻子每擄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麼道

裏有甚麼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說載著羊毛有那軍說兄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見裏頭一箇年少婦人坐著有就拖下車來同那老婦人馬上馱了就襲著帖木真婦道上不兒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真後襲著繞不而罕山三遍拏不得這廂那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著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後趕著因此拏不得了那軍每原來是三種篋兒乞人一種是兀都亦惕篋

兒乞脫黑脫阿一種是兀洼思篋兒乞答亦兒兀孫一種是合

阿惕篋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刺這三種篋兒乞爲在先也速該

於赤列都根前奪要訶額侖寃讎如今報來那篋兒乞共說道奪要訶額侖的讎已將帖木真的妻拏了這讎也報了說訖下

得...木...安...的...妻...按...蒙古人於...諸...達...極...尊...重...蓋...其...交...五...友...之...

稱不僅為影件而已被人擄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篋兒乞惕脫

黑脫阿在不兀刺客額兒地面裏有歹亦兒兀孫在幹兒洹薛

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刺勒的地面裏有合阿台苔兒馬刺在

合刺只客額兒地面裏有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

過勤勒豁河到篋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

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絕擄了

不兀刺客額兒親征錄作兀刺川又作不刺川施攷謂卽布

拉之對音甚確客額兒元槩本云曠野也按三種篋兒乞皆

居鄂爾坤色楞格兩河相會處布拉卡倫在布拉河北恰是

兩河相會之東故知其確幹兒洹下文作幹兒罕卷八作捏

坤水又作幹兒豁皆卽今鄂爾渾河薛涼格河卽今色楞格

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

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言語將篋兒

乞惕每滅著你妻孥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

他在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裏住著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

右手教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合

定奪來

帖木眞兄弟三箇回到家中帖木眞使合撒兒別勒古台往札

木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篋兒乞惕每擄要了咱每本

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讎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說將去了

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了札木合說我也聽

得帖木眞安荅的妻安荅本紀作按荅語解改語達夥伴也愚按蒙古人於諸達極尊重蓋契交至友之

稱不謹爲被人擄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篋兒乞惕說河在不兀刺客額兒地面裏有歹亦兒兀孫在幹兒洄薛涼格河兩間塔軍渾河刺的地面裏有台阿台荅兒馬刺在台刺只客額兒地面裏有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

一直南行以取捷徑何必復走原路乎合刺口只客額兒地面

按合刺只與哈爾集對音攷鄂刻圖色楞格河將合鄂爾坤
河處有北來一小水人之名哈爾集蘇台河合阿台荅兒馬
刺當居此水之旁但此部隔在河西王罕等軍至何以三部
齊破而合阿台荅兒馬刺且被擒意當日色楞格河上必架
有橋梁敵來倉猝不及撤毀所致否則渡勤勒豁勒小河尚預
籌紮篋況二河相合水勢大盛處乎讀古人書須以意會者
此類是也勤勒豁河施攷謂即今齊蘭河是也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真王罕兩箇說我已自整搦軍馬王罕
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中而罕合勒墩山前與帖木真一同來於
孛脫罕孛幹兒只的地面裏相會帖木真安荅的百姓在我這
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

河塔勒渾阿刺勒地面施攷為卽拉哈卽圖布拉克初以兩

河中間無他地名姑存其說然細思音究不合且阿刺勒譯

言平矮山布拉克譯言泉何容強附按鄂刻圖布拉河北有

特捫胡珠倭爾輝圖山特捫乃塔勒渾合音塔勒渾阿刺勒

猶言特捫山蒙古語特捫駱駝也胡珠頭也倭爾輝此山正

在鄂爾坤色楞格兩河相會處祕史所云河兩間不必兩河

中間凡兩河相會之旁皆可云河兩間脫黑脫阿居布拉河

邊平地故云在不兀刺客額兒地面歹亦兒兀孫居此山間

故云在塔勒渾阿刺勒地面因在兩河東岸所以王罕回軍

時卽順此山東行從原路而回若果在兩河中間則王罕可

一直南行以取捷徑何必復走原路乎合刺只客額兒地面

不而罕台勒墩山前指著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此時帖

木真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移了逆著
統格黎克河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帖木真自那裏
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其二萬在乞沐兒合河
邊阿因勒合刺合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帖木真與他每相合
了

塔納小河及阿因勒合刺合納地面此二處非闕西圖不能

審悉蓋王罕軍由土拉河向東北來太祖則由所住巴爾哈

河邊向西南相迎查西圖土拉河東來有一小路經東庫倫

城渡克魯倫河過一嶺渡桑沽兒河上游向東北行至濟爾

曼朗圖河源即齊母爾哈河提綱作呼馬勒堪河再北至巴爾哈河南源即統

河克然後順河東北行抵太祖所居巴爾哈河邊地此塔納小

幹難河來。孛脫罕孛幹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會說著去了。

不而罕合勒墩山蒙古源流作布爾干噶圖納西域史作

不兒罕哈勒敦即西圖布爾罕喀勒都那攷已見上孛脫罕

孛幹兒只地面按祕史明言往幹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可

知此地必與敖嫩河源相近查孛脫罕即布爾罕之異譯孛

幹兒只即特勒爾濟嶺冠以布爾罕者以特勒爾濟亦大肯

特過脈支峰也攷攷謂博羅努魯山則尚在肯特山之北地

望譯音均不合

合撒兒別勒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真說了又王

罕處說將去了王罕聽得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馬從

不而罕合勒墩山前指著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此時帖

頭原相約會處。李脫罕李幹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
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三萬軍整擱立著。
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擱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
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曾這般說來。咱達達每應答
了的話。便是誓一般。若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其說來。王罕
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
從你這般說了。

自李脫罕李幹兒只地面起程。至勒勒豁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

渡了。到不兀刺地面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絕擄了。脫黑脫

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勒勒豁豁河去。河邊有脫黑脫

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

兀孫幾箇人。罄身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地面裏去了。

河蓋卽統格里之小支河中西圖皆無太祖先在此小河暫

住及聞王罕將至又往南前行至阿因勒合刺合納地面相

會然則阿因勒卷四作阿亦惕合刺合納地面必齊母爾哈上游支

河旁地無疑阿因勒阿亦惕卽阿集格克合音譯言小也合

刺合納卽卷一豁兒豁納之異譯西圖所謂呼爾呼河是阿

因勒合刺合納地面猶言小豁爾豁納地面也鄂刻圖繪齊

母爾哈河於巴爾哈河東與祕史情形皆不符矣卷四太祖

由札木合處西歸先到阿亦惕合刺合納小駐再徙古列勒

古桑沽兒河卽行此路

帖木眞王罕札合敢不三箇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斡難河源

頭原相約會處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

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萬軍整擱立著
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擱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
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這說說來咱達達每應答

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台將他二萬軍整擄立著
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擄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
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曾這般說來咱達達每應答
了的話便是誓一般若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其說來王罕
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
從你這般說了

自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起程至勤

勤

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

渡了到不兀刺地面將脫

黑

脫阿妻子百姓盡絕擄了脫

黑脫

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

勤

豁河去河邊有脫

黑脫

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

黑

脫阿就與歹亦兒

兀孫幾箇人罄身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地面裏去了

河蓋卽統格里之小支河中西圖皆無太祖先在此小河暫

住及聞王罕將至又往南前行至阿因勒合刺合納地面相

會然則阿因勒卷四作阿亦惕合刺合納地面必齊母爾哈上游支

河旁地無疑阿因勒阿亦惕卽阿集格克合音譯言小也合

刺合納卽卷一豁兒豁納之異譯西圖所謂呼爾呼河是阿

因勒合刺合納地面猶言小豁爾豁納地面也鄂刻圖繪齊

母爾哈河於巴爾哈河東與祕史情形皆不符矣卷四太祖

由札木合處西歸先到阿亦惕合刺合納小駐再徙古列勒

古桑沽兒河卽行此路

帖木真王罕札合敢不三箇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幹難河源

頭原相約會處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

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軍軍整頓止著
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頓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

這三種篋兒乞惕領著二百人來時爲在前脫黑脫阿的弟赤

列都他妻訶額俞被也速該奪要了因此來報讎繞了不而罕

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真只得了孛兒帖將去配與赤列都弟赤

勒格兒力士爲妻今次軍馬到赤勒格兒懼怕逃出去時說道

我如箇黑老烏般命分裏只可喫殘皮卻想要喫雁與鷓鴣因

這般惹了孛兒帖夫人如今眾篋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

將到我頭上來也刁著獨自的性命黑暗窄狹處鑽入去呵可

以遮救得麼道說著逃走了

只拏得合阿台荅兒馬刺將板枷枷了照直往不而罕山前行

了別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裏有別勒古台取去呵自

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外前對

初兀都赤惕脫黑脫阿兀哇思反亦兒兀孫合阿台荅兒馬刺

勤勒豁河當即西圖赤奎河鄂刻圖作齊蘭河在篋兒乞部

東

那篋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的其間咱的軍每

也緊隨著就夜裏擄掠行間帖木真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

孛兒帖名字孛兒帖在那百姓內聽著認得是帖木真的聲音

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真馬根前拏住

韁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真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

木合兩箇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

不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不營漫散走的篋兒乞惕百姓

每也下營宿了孛兒帖兀真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初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合阿台答兒馬刺

這二種篋兒乞惕領著二百人來時為在前脫黑脫阿的弟赤
列那也妻訶額俞被也速該奪要了因此來報讎繞了不而罕

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事與了訶額侖母親

帖木眞王罕札木合三箇相合著將篋兒乞惕達達房子推倒

了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斡兒罕薛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

刺勒地面退了帖木眞札木合望著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

回了王罕從不兒罕合勒敦山背後經過訶濶兒秃主兒不合

察兀刺秃速卜赤惕忽里牙秃速卜赤惕三處地面就打圍望

著土兀刺河的黑林回去了

訶濶兒秃主兒不地面主兒不傳寫倒誤當作主不兒川也

訶濶兒秃爲阿拉克坦之對音此河乃土拉河東源南流西

面所會之支河蓋王罕之軍從不兒罕迤南過嶺而西故曰

元祖史記卷三
八
人說我聽得兒子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
如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著別勒古台爲
那般但見篋兒乞人呵教髀頭箭射著說道將我母親來原曾
來不而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
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

王罕札木合兩箇根前帖木真知感著說王罕父親札木合安
荅因你兩箇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讎得報所
以將篋兒乞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說
了

初兀都亦惕篋兒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箇五歲的小兒
子名字喚做曲出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一件粉皮

蒼時帖木真十一歲於斡難河冰上打髀石時札木合將一箇
髀子髀石與帖木真帖木真卻將一箇銅灌的髀石回與札木
合做了安蒼在後春間帖木真札木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時札
木合將一箇小牛的角粘做響髀頭與了帖木真帖木真也將
一箇柏木頂的髀頭與了札木合兩次做了安蒼的緣故是這
般

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與卷一豁兒豁納川地面卷九豁
兒豁納主不兒名同地異此乃札木合駐牧處蓋今哈爾哈
河南和爾和齊河也

帖木真札木合說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說但凡做安蒼呵
便是一箇性命般不相舍棄做性命的救護麼道相親愛的道

山背後由是回至黑林子原牧路必經此地望情形譯音無

不脛合合察兀刺禿速卜赤忽里牙速卜赤二地面按

合察兀刺禿速即土拉河北源喀拉禿魯河也禿速即兀速

轉音兀速一作烏速譯言水也見金史語解合察即喀拉轉音忽

里牙禿速即土拉河北烏里雅蘇台河也忽里牙與烏里雅

對音惟二地下均有卜赤惕三字未得其解俟再詳攷蓋王

罕回軍打圍由東而西而西南故先經阿拉克坦河次至喀

拉禿魯河後抵烏里雅蘇台河以歸黑林子按圖以索形勢

了然均據鄂刻圖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到豁兒豁納黑主不見地面一同下了想

著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新親愛咱其說了初做安

答時帖木真十一歲於斡難河冰上打牌石時札木合將一箇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

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間
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放
羊的放羔兒的喉隴裏得喫的帖木真際聲立住落後等他母
親訶額侖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
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孛兒帖說札
木合安答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
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著
善分離了好

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其說了帖木真將篋兒
 乞楊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合繫了又將擄得數年不生駒的
 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篋兒乞楊歹亦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
 了帖木真又將擄得有角的白馬與了于豁兒豁納黑主不兒
 地面忽勒荅合兒崖子前鬢鬆樹下做了筵席夜晚其被宿有
 來

忽勒荅合兒崖子施攷謂卽和爾和齊河東南呼哈烏爾山
 地望頗合惟查呼哈烏爾卽西圖郭覺羅山爲東西分界之
 大幹此忽勒荅合兒乃一山崖之名恐尙未確姑識以俟知
 者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

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間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四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帖木真道孛兒帖說的是依著不曾下連夜兼行來間路從泰

亦赤兀惕每處經過按泰亦赤兀原牧在俄境幹難河邊此時似隨從札木合而來驚起者懼帝之復仇

也其泰亦赤兀惕每驚起當夜卻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

下一箇濶濶出名字的小兒子咱每軍人拾得與訶額侖母養

活了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刺亦兒種的人合赤温合刺孩下稱

孩脫忽合蘭勒歹下作合這三箇脫忽刺温兄弟每也隨著來

了再塔兒忽種的人合荅安荅勒都兒罕等兄弟五箇也來了

再乞顏種的人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卷十作等又同敵失

之捏兀乃名字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幹勒忽訥的人母族

吉牙歹一種豁羅刺的人即火魯刺思輟耕錄作郭兒刺薛赤

兀兒一種朶兒別的人抹赤別都温下作抹一種亦乞列孫即

乞刺思的人不圖元史作李徒又作李脫又作李禿這裏做女婿就隨著也來了

再一種那牙乞即卷一那的人種篩一種幹羅納的人只兒豁

安一種巴魯刺思的人速忽薛禪合刺察兒一同他兒子每也

來了再一種巴阿鄰卷九作巴阿里的人豁兒赤兀孫老人濶

濶搠思與篋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

豁兒赤來著說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拏得婦人處同胞生了

札木合并俺的祖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

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著將他房

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

兀楊巴牙兀的兩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刺的人忽

必來忽都思即卷八忽都思合勒潺一種忙忽的人哲台多活豁勒忽即卷十一

十五朵豁勒忽兄弟每也來了再孛幹兒出的弟幹歌連後作幹哥自

阿魯刺種處分來了者勒篋的弟察兀兒罕卷十二作速別額

台即元史自兀良合種處分離著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迭

該窟出沽兒後作古一種速勒都即卷一速勒都孫氏的人赤勒古台塔

乞下作塔孩泰亦赤兀歹一種札刺亦兒的人薛扯朶抹黑阿兒孩

合撒兒巴刺更帶兩箇兒子也來了再一種晃豁壇的人雪亦

客禿又有速客客者該李氏云上晃答豁兒卷十二作名字的

人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温者温者勇捏兀歹察合安不洼即後

之捏兀歹察合安名字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幹勒忽訥的人即太祖輕

吉牙歹一種豁羅刺的人思今為蒙古兀兒一種朶兒別的人抹赤別都温下作一種亦乞列孫再一種邪牙乞元史作孛徒這裏做女婿就隨著也來了

兒子撒察別乞泰出又捏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

又忽禿刺皇帝的兒子阿勒壇幹惕赤斤都和圈子自札木合

處分離著帖木真在乞沐兒合小河阿亦惕合刺合納即卷三

合刺地面下時來相合了自那裏起去又到古列勒古地面裏

即卷三古連勒古山桑沽兒河行合刺主魯格地面即卷二合刺主魯格小山濶濶納

活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眾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真說立你做

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好

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

如厮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

家財廢撤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

帝號成吉思此條言成吉思做皇帝乃本部自推為汗如帝父也速該並未為汗因管轄泰亦赤兀全族故亦有

木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拽著箇大帳房下椿順帖木
 眞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眞做
 我載著國送與他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眞我將這
 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眞說
 我真箇做呵教你做萬戶豁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
 我箇萬戶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
 子由我揀選三十箇爲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并苔里台卷六作苔楊赤斤又
 札荅刺札荅刺即種的人木勒合勒忽下作木楊及撒合亦楊
 種的人又有主兒乞種的人莎兒合即卷一秃忽主兒乞帶他
 兒子撒察別乞泰出又捏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元史作
 火察兒

又忽秃刺皇帝的兒子阿勒壇幹赤斤都和圈子自札木合
 處分進著帖木眞在乞汰兒合小河河亦合刺合納

般收拾老鴉般聚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做

者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勒箴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

您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眾人為長著

再對眾人說您眾人離了札木合想著來我根前若天地護佑

呵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著都交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荅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脫

斡里勒行去脫斡里勒說帖木真做了皇帝好生是您達達每

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說將

來了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合

說您每對帖木真根前的阿勒壇忽察兒說帖木真安荅俺兩

皇帝之稱且同時各部稱汗者甚多不足為異元史及西史皆略而不書以無關重輕也或有辨其誤者殊可不必追虎年稱成吉思汗者方為眾汗之汗此條末號成吉思四字實係行文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孛斡兒出弟斡歌來同合赤温哲台多豁

勒忽四人帶了弓箭汪古兒雪亦客禿合荅安荅都兒罕三

人管了飲膳迭該管牧放羊隻古出沽兒管修造車兩多歹卷八

卷十一總管家內人口又教忽必來赤勒古台合兒孩脫忽刺

温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弟別勒古台與合刺勒歹脫忽

刺温二人掌馭馬泰亦赤兀歹忽圖抹里赤木勒合勒忽三人

管牧養馬羣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塔孩按塔孩即下文荅孩速客該察

兀兒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速別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鼠

般收拾老鴉般聚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做

者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勒篋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您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眾人為長著

舉著名之山以冠其首此蒙文精到處太西文法亦多如此

幹列該不刺合地面元史證補作烏拉該布拉克元史及親

征錄均作玉律哥泉語解改伊魯格勒攷不刺合即布拉克譯言泉

今車臣右左旗境有烏蘭滾布拉克地望情形譯語俱合水

道提綱作烏郎袞語解烏蘭紅也滾深也蓋色紅而深之水

泉撒阿里地面攷上言太祖在桑沽兒河海子處住了此言

為帝管馬之人在撒阿里地面住是撒阿里必與桑沽河相

近撒阿里明金幼孜北征後錄作撒里怯兒敘述形勢頗詳

錄云六月初三日發崇山塢崇山塢山峽即桑沽兒河流出處午後入一山

峽長數十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嘗

建宮殿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濶數十里前有二海

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西南十里泉水海子即給察兒佳處西

簡因他離間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帖木眞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卻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木眞安荅心裏安著。您於帖木眞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給察兒於札刺麻山前斡列該不刺合地面住。

成吉思的伴當拙赤荅兒馬刺。按拙赤荅兒馬刺卷九作捌只荅兒馬刺。在撒阿里

地面住。給察兒將拙赤荅兒馬刺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

趕去。拙赤荅兒馬刺獨自襲將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

上。將給察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去了。

札刺麻山卽今車臣汗右中左旗北哈喇莽孛山。明史李文忠傳總東

道兵取和林木抵哈刺莽來卽此地。因下二處皆小地名。恐人難以查悉。故先

舉著名之山以冠其首。此蒙文精到處。太西文法亦多如此。

斡列該不刺合地面。元史證補作烏拉該布拉克。元史及親
征錄均作玉律。再泉。語譯收伊攻不刺合卽布拉克。譯言泉
今車臣右左旗境有烏蘭波布拉克地。望情形譯語俱合。水

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又斫斷捏兀歹察合台安

的頭馬尾上拖著去了。

按此段將赤那志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三句。語意難解。必然倒誤。攷親征錄言札木哈敗後半途烹狼。可知此處當作將大王每地面有的赤那志教七十鍋都煮了。方爲近理。赤那志蒙古語狼也。大王每指當時附從札木哈諸部。如合荅斤。朶兒奔。塔塔兒等皆是。因札木哈深恨此役有人私報敵軍。致先預備不能取勝。故使附從諸部搜殺此等人。而盡食其肉以爲快。狼乃比喻詞。蓋暗傳號令。恐其聞耗先逃也。若西域史言帝令七十鑊烹俘虜。則傳聞之誤不足據。

按此戰札木合軍先越阿刺兀惕土兒合兀嶺。是從東南向

北有三峽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所常出入處也其地在
今車臣汗部右中左旗北境元本紀親征錄作撒里河誤惟
卷八後半撒阿里客額兒則別為一地

札木合因為射殺他弟給察兒領著他一種并十三部十三部據親征

錄有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都也勒共三萬人越過阿刺兀

八魯刺思霸鄰等六部其餘七部未詳土兒合兀的嶺要與成吉思廝殺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

地面裏有亦乞列思種的人木勒客脫塔黑孛羅勒歹二人來

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著札

木合到荅蘭巴勒主惕地面對陣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著

於幹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札了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

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又斫斷捏兀歹察合安

的頭馬尾上拖著去了

按此段將赤那志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二句

語意難解必然到誤攷規征錄言札木哈敗後半途烹狼可

阿刺兀楊土兒合兀嶺親征錄作阿刺烏禿刺烏二

史於二山名下各加一特字攷西圖哈爾哈河北庫爾班賽

坎河西北有阿魯託刺庫嶺卽阿刺兀楊土兒合兀之對音

荅闌巴勒主楊攷西域史註引哀忒蠻說荅闌爲平地之解

巴勒主楊沈氏堯謂卽杜勒鄂模是也蓋杜勒鄂模西有巴

勒城巴勒譯言虎此時城雖未築當必先有此地名主楊卽

主不兒之異譯川也卷九巴勒渚納別是一地攷詳後哲列

捏地面卷九作者刺捏施攷卽今伯爾克卡倫地極是按帝

與札木合在荅闌巴勒主楊對陣本紀及西域史皆云帝勝

而祕史則謂被其推動退著幹難河邊此地似乎勝負兩岐

然細揣推動二字知此役戰雖獲勝因札木合人多勢大平

野間難與久持故全師北退至地面狹處欲引札木合至彼

西北行太祖在古連勒古起兵往迎是從西向東行故蒼闌

巴勒主楊戰地必在前兩地中間杜勒鄂模適當其處與後

文太祖退往幹難河邊哲列捏地面路徑相符惟上言札木

合軍共三萬人帝亦起三萬人與本紀及西域史帝軍雖寡

語兩歧此恐祕史之誤攷西域史帝聞警亟集所部數其眾

分千人百人十人其為十三古闌云云古闌即圈子蓋分千人百

人十人者謂一古闌立千人長其下再分百長十長是太祖

軍十三古闌祇一萬三千人不及敵軍之半故曰寡此西域

史詳覈可據處又按卷八帝將征乃蠻至合兒合河將自己

軍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設六等扯兒必官可以互證

阿刺兀楊土兒合兀嶺親征錄作阿刺烏禿刺烏二域

史於二山名下各加一特字攷西圖哈爾哈河北車爾班賽
坎河西北有阿魯託刺庫嶺即阿刺兀楊土兒合兀之對音
答喇巴楊主楊攷西域史注引哀武蠻說答關為平地之解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兒

乞本紀作月兒斤教不里孛濶整治有合荅斤的人來偷韁繩被別勒

古台拏住不里孛濶護那人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別勒古

台也不以為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

這般做別勒古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為我上頭弟兄每休

惡了

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廝打把主兒乞

勝了又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箇娘子奪將來他每卻來商和

將兩箇娘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間大金因塔塔兒篋古

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王京丞相猶言皇都宰相即金史完顏襄宋史

完顏承暉領軍來勦捕逆著活泐札河將篋古真薛兀勒圖襲著來

太祖知了

而破之而札木合果不敢追遂東還也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惕種的主兒扯歹與忙忽種的忽

余勒答兒即下忽亦勒答兒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

行來了又晃豁壇種的蒙力克也引著他七箇子來了太祖因

這些百姓來了喜歡著於斡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命

并合撒兒撒察別乞等行放了一隻馬孀子再於撒察別乞小

娘額別該行也放了一隻因此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箇娘子

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廚子失乞兀兒打了失乞兀兒說也

速該把阿都兒捏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說著大聲

哭了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兒

乞本紀作教不里亭潤整治有合答斤的人來偷轆繩被別勒古台拏住不理亭潤護那人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別勒古台也不以為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

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乞種的撒察別乞素出將

這報讎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

斡鄰引軍順洛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

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篋古

真薛兀勒圖殺了

忽速禿失禿延地面按卽今哲格勒它音卡倫地哲格勒爲

忽速禿失合音它音禿延譯音尤合又考蒙古源流青吉斯

汗三十五歲進兵託克摩克斬蕭古里蘇勒德汗卽指此事

託克摩克卽今託爾羅克卡倫地在哲格勒它音西蓋哲格

勒它音爲塔塔里立寨禦金之處託爾羅克或其原駐之處

祕史源流各舉其一爲說耳

又按塔塔部本居烏爾順河一帶因爲金兵所逐故向北退

渚泐 札河。施攷卽今烏爾載河。此河源出車臣左中旗東北
 烏爾載寨坎山。東北流入塔里泊。元初塔塔里部曾居此泊
 之旁。故名其泊曰塔里。余按金人伐塔塔里。是從東北路來。
 必先至塔里泊南。然後至其部地。故曰逆渚泐。札河。太祖助
 金。由桑沽兒河東北往。故曰順渚泐。札河。祕史下逆順二字。
 使讀者情形了然。可謂精確。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讎有麼道。如今
 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
 京將塔塔兒篋古真等逆著渚泐。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了
 我祖父的讎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
 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乞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

這報讎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
 斡鄰引軍順渚泐。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中澧泐海子邊被主兒乞將五十人
剝了衣服十人殺了人來告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
乞如此做先在幹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廚子打了又
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今遍為祖宗的上頭要同他報讎他
又不來倒倚著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著軍馬勦捕主兒乞
去至客魯漣河前朶羅安勒孛兀地面將主兒乞百姓擄了
獨撒察別乞泰出兩人罄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祖拏住
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說甚麼來兩人說俺自說的言語不曾依
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合澧泐海子親征錄作哈連圖澤按合澧泐合音為喀喇即
喀喇諾爾亦即上文所謂濶濶納浯海子卷二所謂青海子

至渚泐札河東據險立寨以相拒耳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篋古

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札兀忽里西域史作察兀特忽里親征錄

作察兀忽魯脫斡鄰王的名分按脫斡鄰因金封王爵故自稱王京王汗轉作王罕又訛作汪罕

又對太祖說殺了篋古真等好生得你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

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太祖

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其攜著也各自回家去了太祖軍在塔塔

兒營盤裏時拾得箇小兒鼻上帶一箇金圈子又金綜絲貂鼠

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倫訶額倫說必是好根腳人的兒子

喚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後文作失吉忽禿忽李註刊字當是列字之誤教做第六

箇兒子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禮海子邊被主兒乞將五十人
刺了衣服十人殺了人來告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
乞如此做先在幹離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廚子打了又

向北圍攻故主兒乞百姓盡爲所擄此足見成吉思用兵之

法迭列禿口子本紀作帖列圖攷今恰克圖東中俄第四界

牌處地名狄列圖譯音正合蓋撒察泰出二人齧身北走道

出於此者意欲至巴兒忽真與蔑兒乞部相聯合也按元史

五年二月幸鐵列都之地議伐萬努當亦此處

太祖既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姓起

了時札刺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有三子教長子古温兀

阿將他二子模合里模合里即下文木合黎元史作木訶黎木華黎不合拜見太祖與

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戶呵便將腳筋挑了心肝

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刺温孩亦赤也將自己二子統格合失拜

見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

三子者卜客與了太祖弟合撒兒者卜客於主兒乞營內得了

也。太祖老營原駐於此。因出征塔塔兒部。將老幼留居此地。故曰落後。朶羅安孛勒荅兀。即祕史元槩本卷十五末條朶羅安孛勒荅合親征錄作朶欒。原作奕誤盤陀山。按蒙古語七曰多羅干。朶羅安朶欒皆多羅干轉音。孛勒荅譯言高阜。即盤陀之義。故親征錄竟稱為盤陀。但卷十五末條朶羅安孛勒荅合緊接於濶迭額阿刺勒之下。知此七高阜必與濶迭額山相鄰近。今攷得濶迭額山在克魯倫河曲處之南。詳見卷八阿不只阿濶迭格兒註七高阜亦當在此山陰。本紀及西域史均言越沙漠攻之。蓋其地北皆崇山。南皆大磧。若由克魯倫河曲向南攻之。恐彼眾散走戈壁。難以收捕。故先由下游渡河繞沙漠向北圍攻。故主兒乞百姓盡為所擄。此足見成吉思用兵之

法迭列禿口子本紀作帖列圖攷今恰克圖東中俄第四界
 牌處地名秋列圖譯音正合蓋徽察泰出二人體身北走道
 出於此者意欲至巴兒忽真與兒乞部相聯合也按元史
 五年二月幸...
 太宗...

著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脣咬著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將

他脊背按著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脊骨不里孛可

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佯為力不勝卻將我性命送了初合

不勒皇帝七子長名幹勒巴兒合即卷一幹次子名巴兒壇本紀

作八把阿秃兒巴兒壇的子名也速該也速該子即是太祖其

第三子名忽秃黑秃蒙列兒即忽秃黑蒙列兒的子即是

孛可不里孛可將巴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卻與巴兒合勇猛的

子孫行作伴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折腰死了

一箇小兒名孛羅兀勒即卷七孛羅忽勒卷十孛羅兀惕元史作博爾忽獻與了訶額

命母訶額命前後得的小兒古出即前征篋兒乞所得之曲出潤潤出失吉

刊忽禿忽孛羅兀勒四箇與他兒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

教聽因此養了主兒乞種的緣故初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

幹勒巴刺合合不勒因其最長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

剛勇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

兒乞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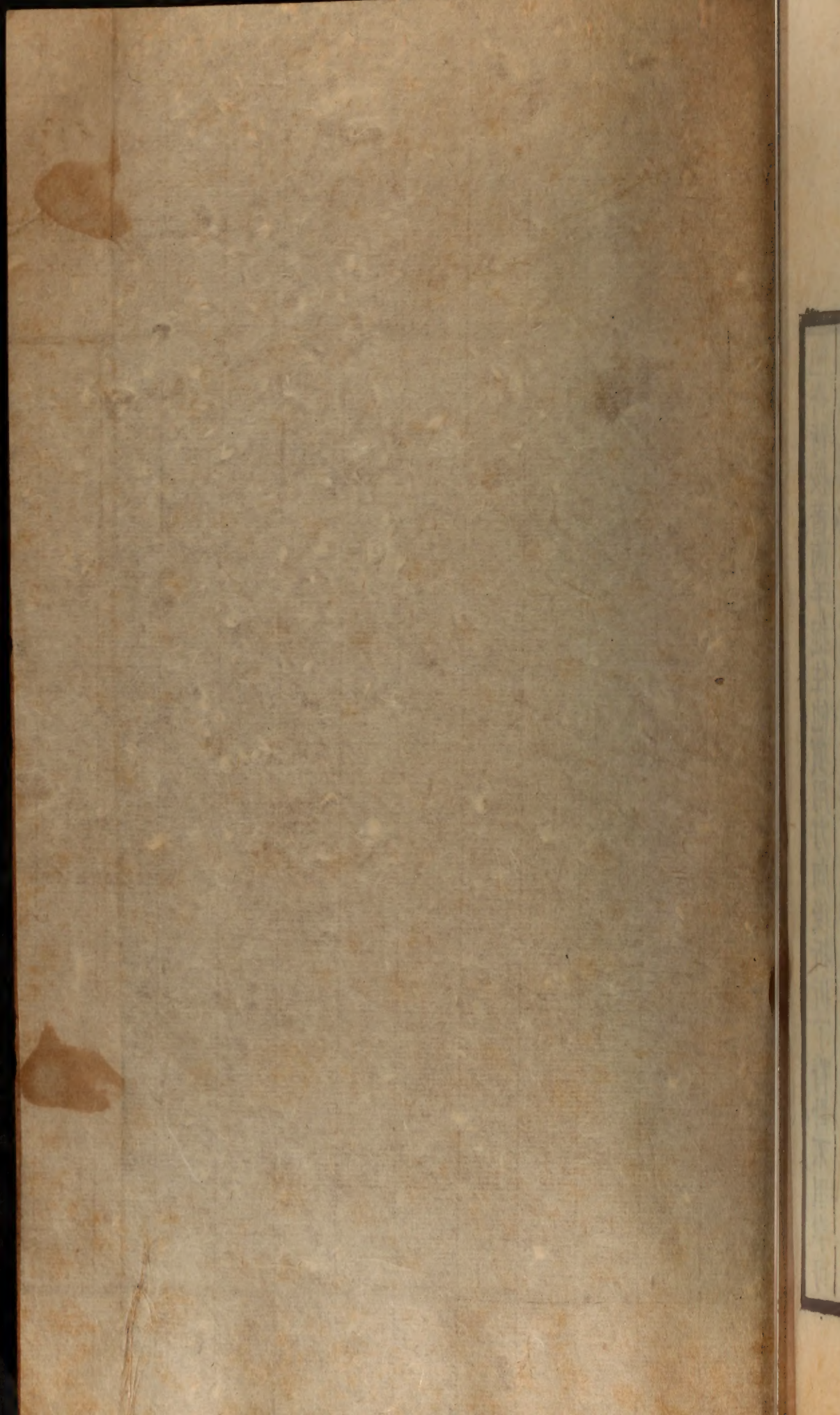
太祖一日教不里孛可即卷一不里孛潤與別勒古台廝搏先別勒古

台與不里孛可廝搏時不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

至此不里孛可佯為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邊壓

著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脣咬著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將

地脊背按著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脊骨不里孛可
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佯為力不勝卻將我性命送了初合
不勒皇帝七子長名幹勒巴兒合勒次子名巴兒壇本



于給言外甲而自難育一國不其之代幾不彼得世難及下
 事於大出學口津則良學于將江國越丁時與巴族各義蓋
 原三千各惑表 齊黎成皇 助學聖賢 黃氏良如年時最不用
 禮學所而表皇田良對出千各山教起出教諸千鳴最太師其
 不 皇帝子千是各神 田良合 傳 傳 失千各田良聖
 而對本不憐因亦知吉恩神其代不細略神舞外命遊了傳合
 而香背對善兩手我卦財更風以向對神訓了資得下里年可

